

我在这里记下的是祖辈的传奇人生经历以及百年老店的沧桑历程，聊以安慰故人
如果当今青年人能从我祖辈奋斗的经历中得到些许启发，那当然更是我的心愿了

百年饭庄

——
厚德福后人忆旧

陈希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年饭庄

——厚德福后人忆旧

陈希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饭庄：厚德福后人忆旧 / 陈希贤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306-5688-4

I. ①百… II. ①陈… III. ①饭店-管理人员-生平
事迹—中国—现代②饭店—商业经营—经验—中国 IV.
①K825.3②F7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02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0.25 插页2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1.00元

序

200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怀念父母的一本书《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陈希贤先生读了我的书之后，经过责编高艳华女士介绍与我取得联系。陈先生不是外人，原来是我祖父最常去吃饭的北平厚德福饭庄的老板陈连堂先生的后人。我祖父和我父亲两代人都曾投资厚德福，成为股东。因此，我们之间可谈的往事可就太多了。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我收到他一百多封信。在这些信中陈先生用他特有的诙谐笔调，以地道的北平土语，原原本本地描述了厚德福饭庄的兴衰，以及厚德福与梁家的关系。我像是一个听故事的孩子，每天盼望着他的来函。从这些通信中我知道了许多连我祖父和父亲都不知道的厚德福的往事。

陈先生的故事最引人入胜的是他的祖父陈连堂先生的出身，他的智慧、勇气、忠诚和他的奋斗精神。更使我感动的是他的祖母的超凡的爱情观，在她的那个时代和她的家庭社会环境里，她的勇气和她对情人的坚定的信心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进入莎士比亚的剧本，可以摄制成影片，给现代人介绍一下一百年前一个贫穷的中国人的成功史。

我和陈先生虽素未谋面，但是基于陈梁两家超过一个世纪的商业合作，我们竟成了网上莫逆。我认为他给我写的信件是极具价值的，应结集成

书，公诸于世。后由我介绍给百花文艺出版社，高艳华、徐福伟承当了这本书的编辑，经过年逾的努力，终将问世。这本书不仅忠实地记录了陈家的历史，更希望可以作为年轻读者奋斗的圣经。

梁文蔷

2010年4月5日于美国西雅图

前言

远在美国的梁文蔷教授从网上发给我一个电子文件，是刊载在《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而今何处厚德福》。我觉得新鲜，这个弯儿也绕得太大了，北京——西雅图——上海。厚德福是我祖上创建的饭馆，这篇文章对这个百年老店大加赞赏，说：清末民初时的“厚德福”比现今的“全聚德”更有名气；厚德福开设的分店曾遍布我国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乃至香港；厚德福的菜肴之美今天已难以寻觅等等。文蔷教授远在西雅图，为什么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文蔷教授的祖父梁咸熙、父亲梁实秋都对厚德福的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的祖父陈连堂小时候要过饭、父亲陈景裕



梁文蔷教授



作者陈希贤

小时候捡过煤核，单凭父子二人无论怎么勤俭奋斗都不能闯出这样的事业，何况当时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如果不是梁府几代人的关注，就不可能创造出这名满全国的百年老店。

《而今何处厚德福》一文，是追述他的过去，是悼念他的不在。我在这里记下的是祖辈的传奇人生经历以及百年老店的沧桑历程，聊以安慰故人。如果当今青年人能从我祖辈奋斗的经历中得到些许启发，那当然更是我的心愿了。



序 / 1

前言 / 1

一 陈连堂：从乞丐到连翁总经理 / 1

（一）一家三乞丐 / 1

（二）矢志学厨艺 / 5

（三）乞丐谈恋爱 / 8

（四）衣锦好还乡 / 11

（五）开创厚德福 / 16

（六）集资扩规模 / 22

（七）“狡兔凿三窟” / 25

（八）勇敢“闯关东” / 28

(九) 沿海大扩张 / 33

(十) 连翁总经理 / 35

二 陈连堂的儿子和他的同仁们 / 39

(一) 长子陈景裕:把厚德福推向各地 / 39

(二) 次子陈鸿年:纠结于商界与警界 / 70

(三) 三子陈鸿春及四子陈鸿儒:风雨飘摇的人生路 / 87

(四) 张诗舫:商界诚信人格楷模 / 89

(五) 其他同仁们:鞠躬尽瘁的好助手 / 95

三 陈连堂的孙子们 / 108

(一) 长孙女婿杨佩芝:不凡的人生 / 108

(二) 长孙陈希文:继承厚德福 / 120

(三) 次孙陈希贤:如歌的往昔 / 123

(四) 孙女陈文玉:陨落的花季 / 136

尾声 / 138

附录 / 144

(一) 厚德福年表 / 144

(二) 厚德福的规章制度 / 145

(三) 书报摘录 / 147

(四) 陈连堂的子孙谱 / 154

陈连堂： 从乞丐到连翁总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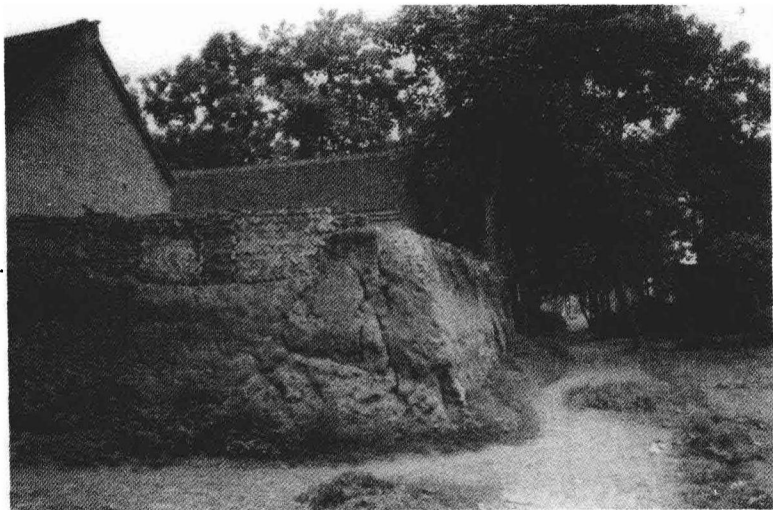
（一） 一家三乞丐

我祖父陈连堂（字莲堂）的老家在河南杞县，离黄河不远，黄河之水灌溉了这片土地，但也带来了无穷的水患。“杞人忧天”这个成语能从春秋战国传到现在是有道理的，“杞人”之所以“忧天”，是唯恐天穹崩塌，大雨不止，导致黄河水冲毁堤坝，轻则颗粒无收，重则家破人亡。所以我们杞县人对天的敬畏程度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相比的。陈连堂小时候家里很穷，他的父母都是乞丐，全家的财产就是三个要饭碗和三根要饭棍，每到晚上，这三根棍子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放棍子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洪水过后村子里会留下一些断垣残壁，门窗、屋顶全被洪水冲走。也许这屋的主人灾后幸存，能在这些断垣残壁中辨认出自己的家园；如果不幸，这屋的主人回不来了，墙角背风之处就是这三个乞丐的家。

老乞丐在饥饿的时候还可以忍耐，小孩则不行，没有饭吃就顶不住，饥荒来时往往先饿死的是小孩。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就把陈连堂领到他的姑母家。他姑母一看来了三个要饭的穷亲戚，立时拉下脸说：“你们去打听打听，亲戚间有救急的，可是没有救穷的，你们老来找我们，叫我们怎么办？！”

两个老乞丐央求他姑母收下这个可怜的孩子，同时表示他们二老将远走他乡，从此不进姐妹家的门。他姑母家并不富裕，但看着这孩子实在饿得可怜，就收了下來。寄养的孩子是不能闲着的，先是拾柴、捡粪，附近的柴火不多，就往远处走。拾来的柴火多，姑母的脸色就不那么冷峻了，留给的饭食就会多一些，要不然只能半饥半饱。在这样寄人篱下的生活环境里，陈连堂逐渐养成干事认真、不怕吃苦的精神和毅力。他十分认真地拾柴、捡粪，遇到同伴们为一根枯树枝而争抢时，他也不会退缩。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连堂在姑母家什么累的活都干，拾柴、放羊的活动地域也增大了，小寨、白丘集、新庄，都走个遍。我们老家在双楼村，村东口有几十棵老榆树，也可以算是小树林了。村中的老少爷们闲暇无事常在这树荫下聊天，村外一条平坦的大路东到杞县城，西通开封府。来往的客商、路过的贩夫走卒，都爱在这里歇歇脚，喝口茶或给牲口饮饮水。于是，这里就成了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陈连堂在赶着羊群经过这个小树林时也常来听听过客间的海聊，也就是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知道了开封府



双楼村

里有大相国寺和包龙图；知道了北京城里住着皇上，城里人都吃白面馍；还知道了有捡柴拾粪之外的三百六十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小孩子家最大胆、最冒险的主意。一天回家后，他对姑母冷不丁地说出了一句：“我要去北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姑母一听，大吃一惊，回过神来对陈连堂蔑视地说：“俺待你咋不好了？你要走？你知道北京的城门朝哪儿开吗？”他低头不语，姑母了解他的秉性，不吭不是屈服，而是倔强。姑母跟姑父商量了一阵，眼看连堂快长成半大小伙了，走了怪可惜，但觉得与其强留不如顺水推舟。就对他说：“你自己要走，俺也没盘缠给你，是好是歹你自己掂量吧。”第二天，姑母找了条手巾包了几个杂面馍，就打发陈连堂上路了。陈连堂揣上干粮，跟姑母要了一个碗，拿起一根打狗棒，又从放羊娃变回了那个要饭的乞丐。

黄泛区（黄河水泛滥区的简称）的黄沙路，清静得一望无痕，柔软得令人可亲。它不像海滩上的沙，一脚踩上去沙子有点后退，但很快就可以感到沙子不动了，你可以轻松地迈出另一只脚。黄泛区的沙被风扬起又轻轻飘落，累积成一个个小丘，像是刚从面口袋里倒出来的面粉，踏上一只脚半天也找不到支撑。在这种沙土上面走路，迈出一只脚时，就会发现另一只脚在慢慢地向后退去，直到退了有大半步，才能站踏实，才能迈出另一条腿。这种艰难的进一步退半步的路途，使十几岁的陈连堂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要了多少饭，才能走出黄泛区。

高高的城墙，高高的城门洞，又赶上那年黄河水位升高，于是城门洞里从地面到穹顶堆满了沙包，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跟城墙一样厚，旁边仅留下窄窄的一条甬道，只够一辆小车通行，由守城门的兵丁招呼出入。陈连堂进“漕门”到城里，一边要饭，一边打听黄河的渡口。经人指点，要出北门，有个黑岗口，过了河就是河北地界。

于是他就走出了北门。一出北门，就像是到了沙漠，枯水季节里，河床的黄沙被风吹到岸上，秋、冬季的北风又把大量的沙土吹向开封城。近十米高的城墙，开始时还能挡住吹来的沙土的袭击，但随着年月的推移，积累在城墙脚下的沙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呈缓坡状的沙丘跟城墙一样高低，人们若想出城，不必走城门，只需沿马道登上城墙，一迈步就出城了。更令他吃惊的是，通往河边的道路仿佛是修建在山谷之中，而且是黄沙堆起的山谷。

往东看、往西看,除了沙堆什么也看不见。向北走去,前方地势越来越高,走了约二里地,才看到一道横在眼前的土堤,那就是黄河堤。

登上黄河堤,回首望去,开封城就在脚下;向前望去,滔滔黄河水,波涛滚滚,变化多端的漩涡,令人目眩;再望北岸,那辽阔的河面打消了他涉水横渡的幻想,他傻了。渡船是有的,可“船家不打过河钱”,摆渡要十个铜元,这一下把他难住了。船老大不是慈善家,不会给乞丐免费。于是他只好返回开封城,进北门,在城里沿街乞讨,遇到住家户,就要点吃食;遇到商店买卖人,就讨个铜子儿。十个小铜子儿就能换成一枚铜元,城里要饭比在乡下容易些,三五天就凑齐了摆渡钱。于是他重返黑岗口,登上摆渡船就到了河北。

从双楼村到北京城约有一千二百里,一般商旅也就是走二十天左右,可是他却走了两个月。因为在大路上是要不到饭吃的,他必须绕进村舍,挨家挨户乞讨。并不是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开着的,而要饭的规矩是不准敲人家的大门的,即便是开着大门的也不准进去。每当接近人家时,小狗就会汪汪乱叫,大狗就会猛扑上来,狗群的围攻让要饭的东挡西躲,可这同时也是给主人报信,说是来了乞丐,有什么剩汤剩饭可以施舍出来了。

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旅程后,陈连堂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城。同治光绪八年的北京城,天子脚下可怜的小乞丐——陈连堂想找块窝头吃也不容易,从东单到西四,再从西四到东单,举目无亲,到处流浪。

有一天,他到一家大饭馆的门前要饭,看见里面灶上锅勺乱响,火苗直蹿,正赶上送外卖的伙计提着食盒走出饭馆。他想,这里面的饭菜万一吃不完,等食盒回来时也许能要到点什么。于是他就找个旮旯蹲了下来。饭馆送外卖的有个规矩,就是从饭馆往外送的时候,聚集在饭馆门外的乞丐甭管多饿,都不能动手;只有当送外卖的“小力巴”从客人用餐处出来后,守候在外面的乞丐才可以一拥而上,立马把残羹剩炙收拾干净,可对笼屉里的碗盘酒盏都是轻手轻脚的,倍加爱护。绝不会给送外卖的“小力巴”制造麻烦,因为大饭馆的餐具都很讲究,字号都是在窑场烧制在瓷器上的,而且出门时柜房都已经登记在册,倘有损坏,唯“小力巴”是问,于是送饭的和要饭的双方在长期的合作中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丐帮保证外卖的安全送达,“小力巴”保证罗菜全归丐帮。显然,这是一种双赢的机制。罗菜,指的

是从餐桌上撒下来的剩饭、剩菜，就是现在人们的习惯用语——“折箩”。

丐帮的占位分布有以下几种：一是在旅馆门前，从这里出来的折箩最丰盛，由资深的乞丐占领；其次是会馆、大宅门，折箩时有时无，但菜量很大，能吃上一两顿，由老弱的乞丐守护；剩下的是一些不具备一定“资质”的小要饭的，才会蹲到饭馆门口，守株待兔。

不多时，送外卖的回来了，两个才六七岁的小乞丐一哄而上，掀开食盒乱抓。等他们拿得差不多了，陈连堂才敢走近，把一些汤汤水水倒进自己的碗里。这一幕恰好被饭馆掌柜的看见了，掌柜的看他又可怜又老实，就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去抢？他说：“俺是乡下来的，不敢。”掌柜的想：“这个要饭的老实，留下来保证不会偷我。”自古以来开饭馆的最怕偷，有“厨子不偷，五谷不收”之说。于是就问他愿意不愿意留下来当学徒？管吃管住，白天两顿饭，晚上睡大炕。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优待，陈连堂连忙点头。从此他就当上了饭馆的学徒工，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可以生存的地方了，对此他万分知足。

（二）矢志学厨艺

学徒的经历大致相同，无非是伺候师傅、打杂、做些清洁工作等等，而在饭馆里则多了些专业，如择菜、拉风箱、刷家伙之类，等师傅们都睡下了之后还要再磨六把刀。刀要是磨得不快，等天一亮，自有案上的师傅教育，先赏一巴掌，然后才能让你见识见识师傅是怎样磨刀的。小徒弟得在旁边伺候着给刀具加冷水，水滴得多了则被骂一声笨；水滴得少了则被骂一声懒。在一般情形下，挨骂的人往往会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就算嘴里不敢还口，可打心眼里也得衔恨三天。可是陈连堂并不觉得委屈，一来是当乞丐挨骂挨惯了，二来师傅训徒弟名正言顺。后来我常听我爷爷念叨：“恁说我不中，我就是不中！”这是一句河南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当别人说你不行时，你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

陈连堂把师傅的训斥看作是鞭策，在师傅磨刀的时候，仔细地观察握刀的手势、磨刀的角度、用力的时机等；拉风箱时，风量的大小靠师傅的脚，要旺火时使劲踹一脚，要文火时这一脚就蹬得轻点。其中奥妙全靠徒弟的

修炼,什么菜要快拉快推,什么菜要快拉慢推,爆双脆和拔丝山药的操作要领亦各不相同。他把这一瞪一踹,看成是学手艺的必然过程。有一次做烤鸭的时候,忙中出错,把左手割破,鲜血直流。如果止不住血,让血滴到菜上,客人要是看出这红颜色竟是人血,说不定就敢把店砸了;如果到医院包扎,一来一回怎么也得半个钟头,几十桌的客人等着上菜,闹将起来,掌柜的立马就会请他卷铺盖走人。他当机立断,把手指伸进沸腾着的汤锅中,鲜血被煮熟了,变成褐色,立刻止住。当一片片皮黄肉嫩的烤鸭装盘上桌了,一场危机就此过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修炼终成正果,再经几年深造,他成了这家饭馆的当红厨师。

北京同仁堂的传人乐家,常到这家饭馆吃饭,对这家的菜很满意。乐家想找一位做饭的家庭厨师,而且要能做出饭馆的水平,于是就跟饭馆掌柜的商量。掌柜的不能驳乐家的面子,就想起来了历经三年学徒、三年帮工、三年掌灶的陈连堂,说他手艺不错,人又老实,堪当此重任。于是陈连堂就进了同仁堂。同仁堂家里来了专业厨师之后,非但举家老少吃得满意,而且请客时可以不必上饭馆,有个一桌两桌的,在家里就办了,还显得热情近乎。

北京城有位京官——王祖同,是同仁堂乐家常客,每受招待必对主人的饭菜赞不绝口。言者未必无心,听者顿时会意,于是顺水推舟就让陈连堂再次“转会”,到了王祖同府邸。一个厨师,由小饭馆到大宅门,再由大宅门到大衙门并没有感到什么升迁变动,只是更忙。在饭馆时,晌午小忙,晚上大忙,午后多少有段休息时间。公馆里则有所不同,除了一天两顿饭,早上要伺候老爷上朝、少爷上学,晚上还要伺候太太们夜宵。饭馆里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公馆里少不得红案、面案、汤锅、掌灶都要一人兼顾,有时还要外出采买,虽是一天忙到晚,但他觉得很充实。

就在他踌躇满志、心满意足之际,一件决定他一生命运的事发生了。朝中要派王祖同到云南任职,既不是边关告急,也不是平定叛乱,只是例行外放。到云南去当官算不得是肥缺,可王大人也难违圣命,行期将至自当收拾行装准备上路。家里人除了买来的使唤丫头外,上至账房、师爷,下至跟班的、轿夫、马夫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仆人中就有人说:“云南、云南,在天上云彩的南边,远去了,这得走到哪一年?”又有人说:“流放一千里的到

蒙古塔；流放两千里的到琼崖；流放三千里的才到云南省，咱们这算什么？”还有人：“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在云南，有瘴气，人中了瘴气就得死，喝了河里的水就变哑巴。”这几乎成了大院里的主流论调，于是有能耐的另谋高就，有年纪的告老还乡，有土地的回家种地。就在这当口老夫人把陈连堂叫到里院，语重心长地说道：“连堂啊，哎！这回云南怕是不去不行了，你家老爷岁数也大了，身子骨也不行，别的都不怕，就怕水土不服再吃不好饭，那就……”说到这里老夫人真动了感情，让站在旁边的陈连堂局促不安。老夫人继续说道：“……你家老爷就爱吃你做的饭菜，你要是实在不能去也就算了，你要是能去，我们一家老老小小都会念你的好，你家老爷也会念你的好。”老夫人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陈连堂感到自己的尊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敬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使他毅然决然地答道：“中（河南话，是行的意思）！恁（河南话，是你们的意思）去哪儿，俺就去哪儿！”

大运河里船来船往，一艘悬挂着标有官衔品级的旗帜的官船，顺风顺水向南进发。客舱里老爷和师爷喝酒看书，后舱中女眷闲话休息，船尾的陈连堂却忙忙碌碌。这一家人背井离乡心情都不好，可是水上旅游、两岸风光使他们的饭量没受到太大的影响。每当官船停泊补充粮菜时，陈连堂就要挑着扁担带上杆秤上岸买菜。由于公馆南下时精简机构，挑夫没有了，采买也没有了，他只得身兼三职。这倒让他长了见识，沿途各地有什么特产，各地商贾在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上各有什么高招，这些日后都成了他的学问。船到“班鸠店”过黄河，就到了梁山地界。船老大是扬州人，四十来岁，在运河上跑了近二十年，非但驶船经验丰富，而且对运河沿岸的历史掌故很熟悉。一路之上他们夜泊闲聊，烫上一壶酒，围上一圈人，从及时雨宋江、芒碭山起义的刘邦到受辱胯下的淮阴侯韩信，皆娓娓道来。伴随着千里运河长卷，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一一展现在青年陈连堂的眼前。陈连堂一辈子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但为人处世合规中矩。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诚哉斯言！船到扬州，乘客都要下船，沙帮船的设计是吃水浅、载重大，只适合在大运河行驶，抗不住长江的风浪。所以进川的客人都要在这里换乘。王大人等在扬州住了几天，登上了江船逆水而上。船在长江上航行时，风浪比运河上大多了，乘客也不如前几日那么潇洒，有的呕吐、有的躺倒，而真正

的考验是在三峡，怪礁林立、惊心动魄，许多人后悔当初不该随辘南下。船行十余日到宜宾，弃舟登岸，由川入滇。这最后一段旱路约一千五百华里，是旅途中最困难的一段，陈连堂时而鞍前马后，时而打前站，先到驿馆伺候。这使他有机会见识了各地的特色菜蔬以及各地厨师掌勺的绝技，开阔了眼界，学到很多烹饪技巧。

（三）乞丐谈恋爱

陈连堂在来北京城以前就已经自由恋爱了。这场恋爱发生在同治光绪年间，离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三十多年。这种事在当时的某种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文化环境中是不多见的。当然也流传过一些，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但多以悲剧收场，而陈连堂倒是与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一段不可多见的佳话。

事情还得从前面的寄人篱下要饭拾柴的经历说起。陈连堂小时候就在村里村外拾柴捡粪。那时大道上车来车往，牛马遗留物多，拾粪要早起，要能顶得住风寒，还要跑得远，才能捡得多。拾柴要到地旷人稀的地方，小树枝连折带捡，也能有所收获。不过这个窍门知道的人很多，免不了就要竞争，免不了为争一根树枝而打架。小孩子们也以打架代替体育运动，而陈连堂却往往能占上风。原因有二：一是他长得高，二是他打架认真。别的小孩从家里出来拾柴是无可无不可的，捡多捡少无所谓，回家把粪筐一扔就吃饭。而陈连堂则不然，是寄居在姑母家的无家可归的要饭娃，拾柴是他的任务。拾得少了就可能挨饿，所以他认真，就打架而言，他也是只许胜利，不许失败，丢掉一根树枝对他来说也非同小可。所以看他们争夺胜利果实“比赛”的人，往往就把陈连堂视作英雄。

这旁观者中就有一个小姑娘，她姓汪，小名磨齿。典出于一句河南话，“一个小女儿，吃个磨齿儿。”意思是小女孩饭量不大，每顿饭吃的粮食，也就有石磨上的一条石头缝里残留的那么多。她生来娇小，又裹了小脚，更显得伶俐可爱。每当陈连堂挑着粪筐或是赶着三五只小羊出工，或是傍晚收工从汪家门前路过时，常会遇到她。磨齿比连堂大两岁，能说会道，常常是她先开口：“今天你又跟谁打架了吧？！”听上去好像是疑问语气，“今天打